



管子全書

一之二



二十
十一

服部文庫
117
350
2





管子卷第一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唐 盧泉劉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牧民第一

國頌

四維

四順

經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

四時所以生

守在倉廩

食

人之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

舉盡也言地盡闢則

人留而安居處也

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

度則六親固

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結固之六親謂父母兄弟妻

張揚評篇中
或相承或錯
出古人不拘
一法

楊慎評杜預
云管若也又
管名已滙為
管從無野來
民如草矣

程敏政評校
是不尊君義

管子 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罰所

由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明之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

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

管管當為姦春通民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

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為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

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者刑簡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

也不祗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登封降禪祀祀不敬

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亦效之春通宗廟上事其先示民有所尊而不

徒較量角競也

犯也。不敬其上。何以教民。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

維不張。國乃滅亡。春漢王天下之往也。水。下。獸。墮。唯其情所欲。故曰同民心而出治道。

治所以運心。而行其同。非其所以治也。故出有原。同

有歸。曰治本。王者一其本。而與天下同者也。伯者一

其法。而強同于天下者也。夫牧民如畜。順其欲。無拂

其惡。虎能使媚。而况于他。管氏先國。頌與維。而後順

是先強之束之。而後順之也。上不先示其心。下見上

之不先收其心。管所以不王。而孔子所以小。

梅士亭評。此條言有國者。必乘天時。盡地利。然後

國富。而民有恒心。恒心者。何禮義廉恥是也。如是

而上服。行以先之。自不致恣。文巧以生姦。褻神祇

以恫恣。愆祖憲。以長亂。故四維固。而國不亡。管子

管子

卷一

二

沈鼎新評持
國富民莫先
于收心王所
以勝霸

朱長春評。六家之指。同出于道。各有本領。揭其宗

門。法家以管氏為大祖。經言管氏之本宗也。斥斥

廉廩要於持國畜民多於政而薄於道密於權而濶於仁于王遠矣然于強猶絕屬之系大宗也

右國頌頌容也謂陳為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

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

錯也何謂四維只得其委尚未究其原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

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薦舉也廉不蔽惡隱蔽其惡非貞廉也春通汚者

耻不從枉詭隨邪枉無羞之人故不

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

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楊慎評劉績謂維綱之綱張之所以立國故曰維不知維繫絡也無繫絡故傾危覆滅隨之失一繫險一分也且亦有惟是之意國舍此無他術耳

右四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

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

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君於平康

能佚樂人及其危人必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

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

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

刑罰殺戮不在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

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

朱養純評順而不逆方是真異服

梅士亭評鼎錯賢良象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等論本此朱晦翁引以解孟子寧止伯術云乎

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

謂之生全取其死難也。續按予謂佚樂富貴存安生育也。取謂憂勞貧賤危墜滅絕也。春演所欲與聚惡勿施便是四順。晁家令人情莫不欲之。四言出此王道也。而伯視所行何如耳。雖然此其小之於道者也。非其叛之於衰者。經言之外。所論法是何斤斤毒毒。壹把銖天下之術。而猜刻苛忍。為小鮮之亂于大國。而淪雞之沸於函。則且胥四域不供于一薪艾。而淵無魚。山無林。民無于藏命。則亡命走耳。欲法之。誰與而法之。故人知成湯之弛網為縱獸。而不知網弛之之所以獸得也。取不用命。以令用命。天下皆閑于吾令。何求哉。布綱合圍。而拱手以治。天子不殺可矣。成康之措刑。視于穆之祥刑。文景之在德。視于武宣之嚴吏。天下可知也。故曰。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又况禮失而刑諸。四順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民心之悅於生。而惡於殺。可知也。故曰。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此管氏之經言本領哉。是以

袁

劉憲評刑措任德深識以予焉取之義

植哀作袁

十五合諸侯而冠裳居三之二。兵車毒逐。鏖戰以盈野。膏草無間焉。春秋之三大戰。蓋自晉楚始也。聖人傷之。追思之。而歎曰。如仁如仁。仁能及天下。而不及一國。以用任法。而草菅之乎。又何以聖人略本內。而予標外。將聖人為法家助。談也。故曰。仲之器小。小從于其內。而不足。出于其外。而不正。則邪也。故管子書。可信者。經言。他皆雜附。當以道別。不從法志。入于道之內。而不足。則管子。出于道之外。而不經。則偽也。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文勢突起。如風雨驟至。藏於不竭之

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

張勳評此章整整三叠突一起突止又是

沈氏新評從
緡國起語辨
意與心轉愈
生見為于無
為之妙

葉水心評又
轉到安富等
件句句選源

洞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而悅故不爭也。績按長長短之長。謂使之各盡其才能所長不爭。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也。欺民之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

何俊長評樸而駿

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朱長春評造句為工春秋上古文如此七國後始奇在氣調古人心樸後人心宕古人以質為文後文中求文古方而平後詭而肆亦運之漸然

右士經

士事也。經常也。謂陳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

言有家之親斥以為鄉之疎必生怨故不可為也。下三事

楊鎮評此言為親友言則

為法親法錯
綜此散之轉
軀體也

黃震評因入
而無以已私
乃為大道

管子

卷一

同此春通大學所厚者薄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

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一親也以鄉為鄉

也二親也以國為國二親也以天下為天下四親也毋曰不同

生遠者不聽謂家也言有家之親而謂之日不與汝

此同謂家也言有家之親而謂之日不與汝母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母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

地如天何私何親五親也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也

月取其耀臨言人君親下當如天地日月之無私也

績按鄉大于家言以為家者為鄉則鄉必不治等而

上之皆然故才有大小而治亦隨大小也故治天下

後能治天下也春通家為鄉鄉為國國為天下以已

而籠民者家為家鄉為鄉國為國天下為天下因人

郭正域評指
出貴先好惡
此見無私之
聖王

朱養和評以
道應敵有象
直批其

而無以已者無已故大道為公而如天御民之轡在

如地如日如月有已則不聽不行不從

上之所貴言人從上之所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指所

先行人必行之其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

之則臣得之君將求之臣已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

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一法毋蔽汝惡毋異

汝度汝君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

聖王法也言堂室事而滿取其露見不隱也績按

皆非私曲隱匿充滿堂室使人人皆知之績按城郭溝渠

無所蔽異也春通滿室滿堂助者衆也

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

大

孔穎達評五法精要六親意自寓

以有衆。言城郭兵甲博地不足以固守應敵有衆更在有道者也。惟有
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三法也。天下不患無
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以可
分與財者賢人也。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
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四法
也。緩者後於事。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五法
也。春通六親五法不見分分段。落此類但解其義可不問其目。

右六親五法

諸子品第以條為四傷百區下

形勢第二

自天地以及萬物關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

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觸類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

經言二

張榜評其微而貴而奇佳言竟緒

朱養純評常正而變神所以靜正無為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
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與雨之祥。故羊玉而祈祭。烹羊以祭。故曰祈羊。春通山川曰望。其高深通天地之氣。利萬民之用。不崩不涸。所以戒。天不變其常地不其高深。而永其秩望也。專主君道。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今之天地。即之四時。即古之四時。故曰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至德處盛位。天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鄉方也。既無方所。下可平載行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行令故無從而怨怒也。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在焉。

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則名必運。運行也。續按：受辭，謂

君出言順理，而民受之，無異也。名運，謂名聲彰于四方也。春通：天地春夏秋冬，夏言其常而一，蛟龍虎豹風

雨，言其變而神，常以變。一以神，君道配天道矣。故貴行其令，而賤忘其卑。生殺予奪，一人操其歸，是以上

尊命，而下受辭。上無事，則民自試。試用抱蜀不言，而廟堂既

修，抱持也。蜀，祠器也。君入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修理矣。春通：道家無

為民化，鴻鵠鏘鏘，唯民歌之。化，感德也。濟濟多士，殷民化

之紂之失也。故化文王。飛蓬之問，不在所實。燕雀之

集道行不顧，蓬飛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聲問，明行道之人，忽而不顧，謂小事非大人所宜知。春通：無

稽之言勿聽，故飛蓬之問，不根則不實，勿詢之謀，勿

揚忱評垂裳自理之景宛然

沈鼎新評飛蓬燕雀之喻便知言行自有則

葉水心評道術巧自有所尸此德化微渺處

張榜評惟神能妙萬物故貴夜行

庸故燕雀之集，不常則不顧。犧牲圭璧不足以饗鬼

神，鬼神享德。主功有素，寶幣奚為。主能立功，可謂有素，有素則諸侯不

敢犯，寶玉幣。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

之巧，非斲削也。羿之射，貴其肆武服戎，不在其落鳥中鵠。造父之馭，貴其軍容致遠，不在

輟迹徧天下也。奚仲之巧，貴其九車以載，不在斲削成光鑑也。續按：三子技，各世必有，所以致之，非在弓

矢操，斲削之末。春通：羿非射，造父非馭，奚仲非斲，以証上儀。玉不饗，而主功有素，謂其致有神，不在干

事。輪扁亦云：是以無使無言，而夜行獨有，遠之召，非使，可令，近之親，非言，可結德化，所溢也。召遠

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遠

無為，所以優遠方也。親於近者，貴於恩厚，不在於虛言。夜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與之爭，故獨有之也。春

張嶷評舉遠
致道非淺近
輩可機

通夜行者神妙萬物而不知。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
 天下順帝之則曰陰行獨有。平原之隰奚有於高。平
 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人。大山之隈奚有於
 深。隈山曲也。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隈不成。譬讒之人
 為深喻人有高行。雖有小過非不肖也。譬讒之人
 勿與任大。此之人則亂大邦也。無臣者可以遠舉。言
 莫先謂之無臣。有大言行者。可顧憂者。可與致道。顧
 與舉國之遠也。績按。誹音無。顧憂者。可與致道。顧
 謂忠事勤臣道。有如此者。可致于其計也。速而憂在
 近者。往而勿召也。小人之計。得之雖速。禍敗尋至。則
 召也。春通。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先發之華。必
 隕。早實之果。必落。計速未有不憂在近也。舉長者
 可遠見也。舉用長利。眾皆見之。故曰遠見。績按。裁大
 按舉長。則所見不止一方一時。裁大

沈鼎新評必
 得必諾。故不
 足賴。信後歸
 之。可復可再
 便以心。下夫
 下通章血脉
 俱動

衆之所比也。裁斷也。能斷大
 事。衆必比之。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
 也。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必得
 有疲厭。春通。舉長。裁大。美人懷。三言皆比物。必得
 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言人於事。莫為
 諾。如此虛誕者耳。不足賴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譬食
 者。不肥體也。言人無弘量。但有小謹。不能大立也。譬惡
 者。疾移切。嫌食而多惡。春通。原之平。雖隰無高山之
 大。雖隈無深。義與小知大受政同。故譬讒勿在大。而
 謙。臣顧憂。乃可遠舉。致道如其計速。憂近。往則勿召
 矣。舉長。裁大。與內美之懷。皆任大者也。必得。必諾。小
 謹。譬食。皆在小者也。故參于天地。有無棄之言者。必
 參於天地也。言無可棄。動為法。則若天地。墜岸三句
 之無不容載。故曰參之天地。

何長俊評宣
尼器使無求

備一人若有用則小伐矜之謂

張揚評管子所以師馬得路

楊慎評神者在內四句乃危詞非贊詞也側下看始

管子

卷一

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猴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

禍也。猿遇墜岸而能飲。喻智者逢禍而能息也。續按

解作暖燥古字同。論使人器之。不求備也。伐矜

好專舉事之禍。謂自用則小之弊。不行其野不違其

經文不應有故曰。此二字疑衍。能予而

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天地施生不求所報與而不取

可以配天地也。續按言以一人

養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也。春通猿連臂而下飲于

三仞之岸如夷也。知連引之無難則知矜專之禍。老

馬識道不行野者資其智故予人而任之。怠倦者不

功可配天地自取而伐矜禍幾及一身。及

及倦怠之人觸塗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

門無得以已及不及疑神不神神雖無形常在在內

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已也待謂須自

厲以待續按言人解情者不能

及時成事故日不及操要者忽然成事故日疑神若

能審內外能立操要之神則懈惰不及者亦從而能

矣。假曙戒勿怠後稗逢殃每曙而戒所以戒此日之

至也。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春通在

在門為役將假者餘以借人將待者屢以君不君則

受令邪入內則不神正衰故怠而不及。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

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

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

之常能樂人及其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

有難人必哀之有危人必死之

得

燕評以在乃來于古不爽

管子

卷一

十

黃震評此是各局于所見

王世貞評道隨身化則下從好而往來忘

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此往情不至則彼來意不極也道之所言者一

也而用之者異道之所言其理不二但用之不同其事遂異也有聞道而好

為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一家之人耳言無廣遠有聞道

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

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此亦仁者見之

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

此則君子體斯道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

所設身之化也道者均彼我忘是非故無來往之體然道之所設身必與之化也續按道

往莫來道來莫往謂人從上所好春通失道寡助得道多助故道往人往道來人來身與道設道隨身化

故以為天下定萬物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

必澗上下不和雖安必危能持滿者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

雖滿必澗不合於人雖安必危春通天度主節所以持盈人和主仁所以定傾欲王天下而

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

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

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

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

一也新異生棟覆屋然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言人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怒及他人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便操箠而怒之喻人主過由

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便操箠而怒之喻人主過由

朱養純評得度方能和人又天人相合至微之竅

沈鼎新評人
主有心便恩
怨由我是謂
事而非道

孔穎達評私
以逆笑故拙
不盡巧

已作。雖大而吞聲過發。他人雖小。而振怒也。春演覆
屋不怨。下瓦操箠。說在莊子虛舟之遊。無心之謂天。
有心之謂人。天則遠自親。人則親造怨。帝王之臨。寓
何心哉。殺無殺。利無利。若四時迭運于前。當之者榮
落。而我無為。一天而已。天道之極遠者自親。天道平
故百姓皆云我自然。人事之起。近親造怨。人事則愛惡相攻。故
無二。故遠者自親也。近親造怨。有遠親造怨也。續按
出于理曰天道。萬物之於入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
出于欲曰人事。動物則有識而無知。植物則有生而無識。故於人也。
無私遠近。春通無私近私遠。承上言。巧者善用天則。
遠附親而有餘。拙者用。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萬物
人逆天。近造怨而不足。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既無
私於人。故巧者用之。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
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

普彥評秀階
如翠岩捕漢

揚慎評不與
神隔見與隔
神微乎微乎
知我者叔有
似乎見而實
不見乎見與
者目之來也
病正在與

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
狡。雖善不親。狡。謂猜也。言烏鳥之性多猜。初雖相善。
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春通禽獸
乍離。故曰烏合鳥集。此與上燕雀相似。莊子曰。無
故以合。則無故以離。貴其重也。是相親而不解者。毋
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
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恃
見哀之。役幾於不結。役而哀之。雖有惻然。見而不忘。
交。見施之。德幾於不報。雖有恩施之德。然見四方所
歸心行者也。心行能不見。則四方歸之。春通心行與
上夜行合。心也。夜也。誰得而見之。不見

是謂至德。故曰：不顯其德，如不忌。又第二矣。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無四隣

之援也。績按：當依解作獨任之國。獨國之君卑而不

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春通：自媒者，獨王獨國之比。無與成其合也。不如形勢解。

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親必無終，故可往矣。春通：可往可來，註長

于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

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見也。山高無不見，假令不

見，是地多險阻不平，易也。春通：日月有晦蝕，而天之清不易，適郢南面不見恒山，而地之體不易。天地之

用有變，而天地之道常一也。知乎可，言而不可復者，

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謂臣有忠言，不可復言者，則由

朱養和評變不失常可與言道

李泌評獨得要領無人解

者有以下六字權作樹霜葉

正無之正

周元會評點形勢而尊理此為夜行

君不言故也。臣有善行不可再行者，則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言而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

而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春通：言行即屬君于臣無當。

朱長春評：大學之外，如此山高篇最奇古。韜略尉繚不及也。其文節節散敘，頗近戴記。又似道德二篇。然六經諸子，猶典雅陳常，簡古中有正大。春秋以上皆然。斯為王者之世。此中隱隱曲曲，博比奇造，乃為吊詭哉。斯降而伯矣。管子一生內寄轉移作術，與立言大相合。王以正，伯以奇。正無令人不知，而伯唯恐令人知。梅土亭評：此篇山高不崩而祈羊至，淵深不涸而沉玉極者，形之積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虎豹得幽而威可載者，勢之積也。峭壑者，形憑藉者，勢君據形勢之尊，而無為，民自試者，略形勢而歸之理也。所以動民非聲也，所以格神非物也。君德淵涵。

超於技巧運用之外。故曰惟夜行者獨有焉。天地者。理之宗也。人君者。天地之配也。天地一誠也。故心行者。四方歸之。如以形勢而已矣。則日月有時而不明。山高有時而不見。况於君乎。

權修第三

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為。故須修權。

經言三

此篇首至下相殘也。品節屬七法篇。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主。則無所統。一也。土地博大。野

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屬於墾闢。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無

則無所稟令也。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

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主。故無所取。則故末產

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

張榜評管子之文。多以厚重峻峙勝此。篇獨多逸宕之致。
沈鼎新評。惟政可操。民命關合。通章筋脉。

梅士彥評。國無政。則民貧而兵弱。

李泌評。君心好侈。蕩則財力之竭。雖行政而終益于富強。

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國號萬乘。及於千。如此者。其兵用不滿。

權必自輕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

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

歛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歛厚。則下怨

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

勿謀已。不可得也。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

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為

之。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謂人。去也。無以牧之。則

梅士亭評上
有政則民不
輕棄其主而
易離其鄉

梅士亭評上
有政則民不
詭術竊譽以
櫻上之所好
惡

處而不可使也。人雖留處無畜牧之道故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

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

喜之有徵。徵驗也。必有恩錫以驗見喜無空然矣。見其不可也。惡之有

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所見之處

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

為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

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凡所欲教人。在上必身自行之。所以率先於下也。審度

量以閑之。所以防閑其姦偽也。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

子雅三
引之元
四也字
徵作證
刑作形

張榜評省去
一轉章法便
異

沈鼎新評以
無窮侈財用
必至民地非
吾有而爭端
起

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振整也。故百姓皆說為

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

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

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限也。則上下相疾也。上

下之不供。下疾上之無窮。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

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

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

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

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

柯潛評列弊處如針對病

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民務本業。則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金與粟爭貴。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

嗥

梅士享評散之而民淳俗靜合之而治定化成帝王熙皞氣象

朱養純評治歸本于身矣待字更簡

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惡交游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待謂將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

上文本事治

曾參評言至婦人男女親見病根

孔穎達評數不可得句愈啟愈繁

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若相靈之賣官也。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婦者所以職其蠶織。此之不為。輒言。人事。婦人之性險詖。故賞罰不信矣。男女無別。則民無廉耻。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間欺。間。隔也。有所隔礙而欺。臣下賦歛。競得使民偷壹。偷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誑也。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謂農。君

獨王耳見

郭正域評立功章名自無獨王貧賤不足之患

梅士亭評得人則政法可立百獲不足以盡之故又曰舉事如神唯王之門

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鑿則鬼神驟崇。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為之患者三。苟功不立。名不章。必為三患。一。獨王者。謂無黨也。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有日不足之費也。春。通也。日不足。政煩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樹人。謂濟一樹一獲者。穀也。一樹十獲者。木也。果木過十年。漸就一樹百獲者。人也。人有百年之壽。雖使無百年子孫。亦有嗣之。而報德者。故曰百獲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一種百獲。近識者莫能測其由。故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者貴神。

管子

卷一

十七

楊慎評屢提
凡牧民者道
欲觀而喝醒

程敏政評牧
民等事皆立
政以御民

沈鼎新評嚴
四維以禁微
邪此牧民吃
緊處

道設也。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所角凡反
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

張嶠評但歸
本到微邪

蘇軾評朝廷
民力民能死
命俱以法御
極精嚴

柯潛評賤輕
間賊則法廢

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則小耻不可不飾也。小耻不飾于國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

而民不可御

何良俊評國中有善政則說法不著其嚴

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

按言國多賊臣也

朱春和評結穴甚奇甚峻

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勢也。

朱長春評篇中美言爭民爭貨爭貴爭治樹穀樹木樹人數行耳其他曼衍申承似墨子長支悠靡似荀子梅士草評在干使民為善民必足以親足以教而後禮義可興乃身既先之而又有度量之閑鄉師之說其精神無處不密然後憲令以申之慶賞以勸之刑罰以振之故民之從善也輕人知管仲設法之嚴而不知國有善政刑罰可虛懸也

立政第四

三本 省官 四固 五事 首憲 首事 七觀 九敗

經言四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

三謂三本也。謂治亂

梅士享評財
源不開即輕
租薄稅而民
不能富且國
有用取太輕
何以供乎

張榜評必如
此則位祿官
三者方相當

法各有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四謂
三也。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歛不足恃也。五謂
四。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歛不足恃也。
五。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
五經也。自三本已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
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
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
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
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
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

周元會評審
三本故三臣
來

君子其為怨淺失於小人其為禍深。春演養馬瘦之
猶得力養虎飽
之。終遺患在天性也。故曰寧過君子無失小人。然其
在知乎。天下有偽君子有奸小人。奸中而偽外其孰
從而察之。察之斯慎之。易曰見惡人以避咎也。魏祖
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二言盡小人之毒矣。得免
小人之毒矣。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
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
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賢臣不用。三本者
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
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捐棄而邪事
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無禽
獸之

財本改作材

劉勰評快儔
勁奧

行。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

衆。朱長春評。立政。文質而正。非奇也。殊與形勢乘馬不類。必非一手。然猶春秋文體其首憲一篇。略近齊語。首事以下。後代典志之本。當是經言正書。七國以下。無此文矣。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德

大。而仁不至。或苞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春通。下言卿相不得衆。則至仁者。豈第君子。民之父母也。貞清之品。過行之賢。往往刻意立。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

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

柯潛評德大
而仁至足稱
絕臣故可授
柄

本事

郭正域評安
危係于四務
凜然殊震

不務地利而輕賦歛。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歛。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

楊慎評只如
此如彼斬然
瞭然

管子

卷一

二十一

沈鼎新評順
天因地遂物
而用不至泥
沙是真生財

管子 卷一
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
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葦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
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
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
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
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葦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
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右五事

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長。

梅士享評由
國而遞分之

則為什伍。由
什伍而遞總
之。則為國。故
雜而不越。有
長有宗。有尉
有師。故多而
益辨。
梅士享評置
閭有司。以時
開閉。而游宗
長益有警。
梅士享評此
言鄉之不肖
在什伍中者
過令必改。不
改則誅。
梅士享評此
言鄉之俊秀

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分里以為十游。游為之宗。
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
道路。博出入。審閭閻。慎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
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凡出入
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羊豕之類也。羣徒衆作役也。不順於常者。
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
則里尉以譙于游宗。譙責讓也。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
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既譙能敬而從命。無一事可白。則是教令行。一再則
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儁材若在長家子弟。

伍什伍中者取令必得不使野有遺賢

梅士享評著上逮之法使有以戒其屬

梅士享評齊貧不肖之程使有以交相勉

梅士享評春賞冬罰順天道也

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

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計也鄉師以

著于士師著標也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及坐其

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

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

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

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謂上賢雖才用絕倫無得過其勞級使能不

兼官罰有罪不獨及罪必有首從及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孟

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

梅士享評此君布憲而五

卿之師五屬大夫受之

梅士享評此憲既布而又

藏籍以待考校故憲不虛

布梅士享評此

五鄉之師受憲而布之州

里梅士享評此

五屬大夫受君憲而令不

留行梅士享評鄉

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

君乃出令布憲于國憲法也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

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

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大府入籍者入取籍於太府也憲籍

分于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

游宗皆受憲憲所以察時令籍所以視功過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

于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

留令死罪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

舍遂行至都之日五屬之都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

師與五屬太夫何以不同御師說道之者也大夫則行法矣沈鼎新評考憲毋令專制如違即有功亦誅則人守令而不敢倖功

管子 卷一
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
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
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
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
專制續按謂不足曰虧令續按謂罪死不赦首憲朝
之既布然後可以布憲憲謂月朝之憲
朱長春評即五鄉內政之功令詳志齊語此首憲特其頒令甲之科條罰格耳周道人之振鐸黨正之讀法蓋首憲所出也意當時與伯大政紀之國冊而私書止載其典要耶然而左氏不述國誥則此一無頭凡例耳其文從周禮變來近古可為後代典志式

朱長春評此亦典志令甲之一條

右首憲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為其賞罰之數必先知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

修火憲散山澤林藪積草續按敬同傲戒也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

曾彥評虞師司空寺語即從周官周禮來非粗列職掌官制已也

荀子富國篇序
田官文相類由田作治

梅士享評必
時水過度而
五穀無害然
後障水安其

梅士享評刻
鏤文采絕于
朝而又禁于
鄉故民富而
俗原

梅士享評制
服用財一本

管子 卷一

害于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粉扶門穫司空之事也按續

粉扶門切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

以時均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春通由田

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修焉

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

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

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

右省官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

千辭祿則服
雖欲備後而
不能用雖可
上擬而不敢

梅士享評以
燕句謂文有
章之服夫人
不敢以燕惟
饗廟則服之

按四字未詳
髮華本作髮

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春通器物式

限禁用有激壞則有春通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

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

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

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

以朝官吏春通朝官吏以上直承天子服文為句以

命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襍采百工商賈不得服

長鬢求圓反貂續按鬢音權記云燕則刑餘戮民不敢

服統一本不敢畜連乘車髮首註分髮為鬢統

管子 卷一
朱長春評此所謂耕度也。亦後世令禁禮志。儀曹主之。以上數條管子受任布憲之大者。可作齊志。當別為一篇。記者以事議混入之耳。一國之政也。故事簡于周禮。而法嚴焉。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言事者競陳寢兵其說見用而得勝則武術不偃雖

有險阻不能守矣。

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兼愛之說勝則徐偃弱而行仁

黃震評諸說勝切中苟安事後之習

宋襄惑而慕古也。

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全生之說勝則玉孫自奉千金

何侯日食一萬春通孔子求生害仁孟子舍生取義唯是以苟生為耻也故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日奉千金食一萬是厚生者安得全之皆大富貴人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

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

朱兼純評說
到諛諛諛更
酷

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

觀樂玩好之說勝則費仲以奉奇異而居顯位董賢以柔曼而處朝謁也春通私議自貴是禁處士羣徒比周是散朋黨金玉貨財是除鬻爵觀樂玩好是絕游嬖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

墨不正諛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已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

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

所期也。

謂君將行令始獨發於心故不足見終則功成事遂故不可及也。

未之令而

為未之使而往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

沈鼎新評未
形未加而民
畏勸乃名奉
天

李泌評從心
正見君之誠
信所致

管子 卷一
君既盡心於俗。所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君之好惡纒形於心。百姓已為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下道之所期也。君能奉順天道。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被合也。謂俗與憲合。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右七

乘馬第五

立國 大數 土農工商

陰陽 聖人

爵位 務市 失時 地理

經言五

梅士亭評後
秦治馳道于
天下國且不
可况天下乎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朱長春評。乘馬只一篇文字。首有員中分段落。未極論民分地制。總為建國之制。以國有萬乘千乘。幾百乘。是曰國賦。春秋謂之敵賦。故標曰乘馬。意立國九數等。後人分立之。如河上八十一章。非著書之故。

右立國

無為者帝。為而無以為者王。為而不貴者霸。不自以

孔穎達評不
自為貴語

穆

為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政從地生朝者義之理也。義因朝起市者貨之

準也。市所以準貨之輕重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

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為之有道。地者政

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平均和調以正政地不平均和調

則政不可正也。不均平和調則地利或幾於息故不可不正也政不正則事

不可理也。春通連下為一段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

也。夏秋推陽以生陰冬春推陰以生陽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短相

朱長春評釋地者政本陰陽者借天以影地似不可命曰陰陽

梅士享評舊本春秋冬夏別起自為一節非也觀本

文蓋言陰陽雖正然時變之極即天地不出其範圍非若地之有長短大小河以政正也故即事治以見貨多即貨多以徵事治而地之利握在君矣

靡然後成陰。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晝熱夜寒交易易其氣此陰陽之

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時有盈縮不正則百六之運數當然也。天地雖有堯湯之聖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

莫之能損益也。天地亦準陰陽然則可以正政者地

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

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謂

地之正不正。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

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日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日貨

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為之有道。

右陰陽 按此釋地者政之本也。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皆貴則無為事者，故事不成也。為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為之有道。

右爵位

按此釋朝者義之理也。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

謂不得過常之利也。

郭正域評有貴正以理民辨貴所以成事條折燦然

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謀慮則名言要言。成於務。專務則事成也。失於傲。輕傲則失事也。不慮

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

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為之有道。春旗古之政務

在獄市獄懲惡以勸善。市抑末以務本。故其道在貴五穀而賤百貨。百貨準之於上，則平而賤。矯之於下，則擅而貴。治市者抑商之擅，而通以利農也。非以自利也。故先王誦商以豐民。後世奪商而自豐。其為一所務為不同也。

右務市事

按此釋市者貨之準也。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

沈昂新評王者其財俱從

農出故一家伯必使金貴然後富以用民故致階此儉侈科奪之辨

梅士亭評舊本天下乘馬服牛連上文共為一節非也觀本文釋地者政之本朝者義之理市者貨之準黃金者用之重其題則此

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續按此釋黃金者用之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一宿有定準則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續按此釋諸侯之地千乘之國器之

品節作葛山權同按葛山蔓同

亦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亦當越無疑朱長春評下從地引入器制總中乘器制不可分截遠近張榜評古人制地定賦之法詳盡均節如此劉績評此節言土地就中論不可食者而除之紀其可食之實

制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榛處民不得入。馬百而當一，藪鎌纏得入馬九而當一。續按鎌刈割器纏捆縛索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馬九而當一。泥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馬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馬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馬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馬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

權作命之官某
御星

不可徒論廣
狄也
朱長春評管
子每于地政
文質陸羅倍
著精而伯者
之本事也與
強者兵法相
對然兵強亦
有不本于富

按送陳篇注
白徒謂不練之
卒無武藝也
以此白徒與

管子 卷一
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
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
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為一離。五
離為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事
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
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四乘其甲二十有
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續按此一節言官邑
事。器之制。春通。此政詳用之。量器之制。以黃金一鎰
百乘。一宿為準。以方六里。一乘地起量。以市貨正。分
合制。相錯論敘。此古文之妙。未因以信士立朝。連入
義之理。通論。即四民已具。故曰士農工商。要以級制

柯潛評與博
縷悉

沈維垣評中
歲央正寺語
奇勅

總因地均立。分起則。故曰地者政之本也。如此文字
雜而整。整而襍。正而奇。奇而正。大將提兵。左指右麾。
紛起互應。總歸一陣。意即內。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
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
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三等其下者曰制當一鎰。無
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暴布。白當一鎰。一鎰之金。
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本作命之
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
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命出關黃金百鎰為一
篋。其貨一穀。籠為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

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日正分春日書比立夏日

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八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

歲更制經正也續按此節言既立制而遂定賦也十勿見水不大潦

大潦一本作大續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勿見水輕

征也征也十分去二三謂去十二則去三四謂去十

四則去四謂去十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言

地五勿見水同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八尺曰勿分九

於山五尺見水同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勿則屈每分有

止餘有一丈八尺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

比之於澤續按言地高則難澇故曰十勿見水不大

按字音去可矣

品節去一作去四三尺作二尺

則

推止作則今改

朱長春評文簡貴清異上而太古下而後世此當其極盛左氏富而豔此奇而豔方駕也

周元會評創言簡真

朱長春評儒者虛聲而不進仕工賈戶業而逃官役

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勿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

三分十二勿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勿見水則免四

分十五勿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溉可以比

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汗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

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

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灌溉可以比於澤也

十分去一當作十分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

犁童五尺一犁春通二犁一以為三日之功正月令

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

見博學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春通公而不與分

馬此大學以為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事而不為若此者預食農收之功而不受其力作之分也賈

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為官賈者與功而不與

難多作羅

此皆傲士游民。亂法悖上。不誠不信。而不可訓也。令與三日之功。而不受一夫之分。所以罰之。也不可使為工。則惰民耳。周禮無常業。出夫家之征。此夫粟也。如此四民有分。善託業而國殷。強下云誠賈云云。與此相應。亦與國語內政略。

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為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績按此言士賈工難習其業。不在官者。正月亦與耕公田。二月借民力以盡地利。不可使而為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教民必以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教人必以巧者。欲令愚教人也。績按此言教人當使知愚皆知。巧拙皆能。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為之。

相表裏。推評。三字。

沈則新評均地分力。又使民知時為事。是大經術。

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已也。故臣莫敢不竭力。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饑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怠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為。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怠其功。春演乘馬用量市貨。合歸于經。地制賦課。農均力。與里乘兵。農合一之法。都市

卷一

卷一

三十三

本未通功之利。犁然具在掌中。所謂多多益善。分數明也。只在起本于一耳。一里九夫之田政。井田之制如此。百乘千乘萬乘。周家賦法之善。管子元未嘗更變。其日內政。不過申嚴釐正。簡練服習之耳。故一出而九合威天下。夫子曰。如仁如仁。是豈與商君新法連坐開阡等哉。猥不察而並舉。日管商不寬平。

右士農工商

續按此篇言均地立制。定賦之法。率民盡地力。終之以人君出

令之事。未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時為下三節之綱。謂之士農工商。不知何說。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善分民也。

善令人知分。故名為聖人。聖人

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已不足安。得名聖。

不能令人知分。

則已尚不足。是故有事則用。

用謂入也。春通有事。則用兵役也。以地以乘賦

之。無事則歸之於民。謂令人退歸而居也。唯聖人為善託業於

程敏政評有
事用無事歸
政善託業

辟闢同開也。類善也。使民知之。則淫辟而為愚。使民不知。則後上而為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為二。下為三也。

揚慎評一語
效于上好下
甚

於民。謂託人以成功業也。民之生也。辟則愚。

縱其淫辟。則昏愚也。閉則類。

類。善也。閉其上為一。下為二。下之效上。淫辟則自善。

右聖人

續按此釋上分力。非言聖人也。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

時至則為之。不可藏而捨息也。故曰

今日不為。明日忘。言不為。

言不為。則失時。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

言日既往。不還來也。

右失時

續按此釋上使民知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

朱長春評此
地里應在地
均經正

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右地里續按此釋上均地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一終

管子卷第二

唐 臨苗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白玉

叅評

唐

蘆泉劉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叅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七法第六

謂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

經言六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

謂之是不能立人而用之謂之非不能廢

其人而退之

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

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

若是安治矣未也

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而未者則以未具下事故是何也

楊慎評轉出轉粗轉開轉大後立七日為分疏為設喻未後反根作收絕妙文字

葉心水評從
治民歸到正
分穆然淵望

梅士享評七
法無所不備
循其道真可
以正天下
張榜評此正
天下之分也

日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洽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
治矣四者備謂立是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
之有也能治民然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為兵之數
猶之不可雖能治民而欲彊兵必不能彊其兵而能
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
之理猶之不勝也雖能彊兵其欲勝敵國必須明兵
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
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
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則象

而若不相粘
陡然特出奇
甚

沈再新評七
法即器數理
分也豎義比
類極精鑿

革

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之目也卷通則象七法
言為兵勝敵申在後兵數選陳而正天下略
具于中總一篇文字故曰以上是一冒頭根天地
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
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根元也生萬
元氣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
也所以合宜也名者所以命事也時者名有所當尺寸
也似類比狀謂立法者必有所做倣不徒然也
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亦
器量之名凡此十二事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
皆立政者所以為法也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
也謂之化漸謂草物當以漸也順也靡也謂物順教
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命

朝璣評上正
言重七法此
反言無七法
後緊收轉以
終治民正天
下意
楊慎評七喻
極變以前文
不變後文不
變此不得不

之。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
之決塞。凡此十二事皆為政者所以決而窒塞也。春通決。通也。十二事相反。或通之。或塞之。凡
以利民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凡此六者皆自心術生也。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必計。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明則然後可。以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擔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均既靜其本。今既舉竿。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之木。其末不定也。以為短續短以為長。鶴脛非所斷。息。非所續也。不明於法而欲

爾作奇乃見
法不則排板
并前後俱癡
矣

張榜評招之
愈倍拘之愈
必則放豚之
心愈駭

朱養純評收
轉勁悍

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息止也。左手為書。右手為書。而左手能書。而左手不能書也。今反用。左手書而右手息而不動。倒行逆施之譬。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採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歐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背叛而招之者。必有以慰悅之。令其感服。今反拘留之。則彼愈叛矣。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歐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

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朱長春評。七法有段落。似先秦實與先秦不同。其言簡貴。不漫不煩。頗多造奇。是注意之作。可為文式。後之分段者。其文不知多許。曼延矣。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

百。百官也。言百官皆匿情為私。則上威傷。

姦吏傷官法。姦民

傷俗教。賊盜傷國眾

盜賊之人。常欲損敗於物也。

威傷則重在下

法傷則貨上流

教傷則從令者不輯。眾及得尊重。

傷則百姓不安

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

徒毀

官者。既不以德進。但以貨成。故官徒毀。徒事也。春通。官徒猶生徒。蓋言官屬。從令者

楊慎評節。頂解即以經解。經文是一格。梅士亭評。欲行法則朝野之姦偽不可不清。

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

散。輕民。謂為盜者。用盜致富。故處重民。謂務農者。為盜破產。故散。輕民處重民散。則

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

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

厲。厲。奮也。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

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

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

經敗。春通。四經敗。結上人君泄見危。人君泄見危。常

今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為政之經。四者既敗。則是君泄其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則

沈鼎新評此處又揭出匿姦盜之原。惟不審故勝。則敗。

梅士亭評。欲行法則人君

之意言不可
不盡
梅子亭評欲
行法則國之
法今威福不
可不猛斷而
決操

郭正域評貴
威愛重四者
所以行法

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于
上。下皆隱實言虛則世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戚也
是國情不竭于上。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君則不然致所貴非
實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
也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重寶而全命
貴於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社稷者
亡。故棄親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法者崇
而存社稷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法者崇
故棄所愛不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威
而存其法。不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威
人君所以服海內必不得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
已寧散爵祿不可分威也

梅士亭評欲
行法則人之
才能皆實不
可不嚴防而
器用

楊慎評明賞
罰以握兵本
洞筋追魄

不達於四者用非其
國故曰反於無有
故曰治人如治水潦。治水潦者
必峻其隄
防。養人如養六畜。養六畜者必致其
用。草木者時入山林輪轅
不失其宜。樵薪各得其所。居身論道行理則羣臣服
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君之於民其猶居身治之
論道而行理則無私不服也。春通居身所謂
皇建其極正身以正朝廷也不屬上三者。論功計
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
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怠其勞故有罪者
不怨上。罪得其人。愛賞者無貪心。賞不踰等。故則列
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賞罰不濫則立
功要功之士知

其不誣。故本兵之極也。為兵之本。其極要者。在於明賞罰也。春通。強國必先課吏。教士。養而用之。國強而後兵強。故曰本兵之極。管子以內政先軍政。如此。故首治而後兵。由強治以強兵。文議俱次。第相承。

右四傷百匿

張榜評雄駿
錯落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君無財。士不來。故存意於聚財。則彼國之財不能敵也。

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軍之器。用者也。

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器。謂兵器。政。教。軍中號令。

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習武藝。

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徧。知。天。下。謂徧知其也。謂便。

地形險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機。發內而動外。為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為之。不知其所以為。有數存焉。於其間。故曰機數也。

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謂貨財。不能蓋天下。無以正天下也。

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雖蓋天下。而工與器不能蓋天下。餘皆倣此。

器蓋天下而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

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

朱長春評八
無敵。具為兵
本末。始於富
國中。平。治。兵
卒于。選。將。

楊慎詩又添
解此一句效

梅士亨評衡
庫二字甚妙
衡無不平故
天下在乎庫
無所藏故天
下在心

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

也春通機數之明中權也。翰鈴也。唯君與將共之。大明于時。小明于計。獨運密藏。而人不敢窺。故曰衡。

也衡主運權。庫主藏兵機也。○大時小計不在功。在于用兵之勢。承上言。

者計也王者征伐。能立大功者。在於今天。王道非廢時也。至小者捷勝。亦在人計謀也。

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大寶之位。神器也。古今所共傳。非有

也衡廢而天下莫敢窺者。以王衡庫者。天子之禮也。衡者。所以平輕重。庫者。所以藏寶物。不令外知者也。

言王者用心常當準乎天下。既知輕重。審用於心。無

則天子之禮然也。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謂

簡其精練。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

張榜評勝一
立少句拘特

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

聖王貴之貴謂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

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少謂興亡。國雖少。天下共觀之。故曰觀多。桓公救邢。選衛用

此術也。或曰。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

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

也右。上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兵器雖成。未經課收。

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

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

敢禁圍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

勝

梅士亨評修
戎器必課試
而藏之練精
銳羅英材而
純之又本之
以自立于勝
地所謂唯無
瑕者可以正
天子之禮

孫子必立
勝地語更奇
更淵

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
之敢御也

右為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制雖委曲順天而毋墮地

利春通無曠土也下野不穽地無吏應其數多少其

要必出於計數壙空也天之所覆空地謂山河陂澤

少之要然後所以營作而與利者也必計數其多

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

勝攻之自毀也自勝謂自勝於是故張軍而不能戰

梅主享評內
政既修然後
定計而後出
量敵而後進
故知彼知己
有勝無敗

按注故字疑改

沈勇新評明
於政情將士
正是張軍圍
邑得地之要
樞此謂內政
无定

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

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故不明

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敵情未不明于敵人之

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是故以眾

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

擊敵眾白徒白徒謂不練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

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既無備無主故敵野不穽

地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功謂

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僥倖以故

葉心水評批
阮翁青

朱長春評六
語造奇工手
辭者與七法
同體文平而
巧行之風用
飛鳥等亦權
家談余亦

管子

卷二

蚤知敵人如獨行蚤知敵人則有以備之敵人望風自退故曰獨行也春通入三軍如
獨行無人曰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
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
地圖謀十官地圖謂敵國險易之形軍之部置十官必伍什則有長故曰十官又須謀得其
也人曰量蓄積齊勇士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
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行疾如風雨故不以道里為遠
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輕捷如飛鳥故不以山河為險有雷
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怒故莫敢為敵有水旱
之功故能攻國救邑謂其功可以為彼水旱有金城之守故能

楊慎評雲卷
風旋銀河洗
出

曹彥評又行
說一段情
語森

定宗廟育男女矣謂上下同心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
矣其猶一體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
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懼雷電之威故彼士不齊水旱之功者野
不收耕不穫也能令彼有水旱故不得使收穫金城之守者用貨財
設耳目也貨財所以養敢死之士耳目所一體之治以聽鄰國之動靜令必知之一體之治
者去奇說禁雕俗也奇說謂誦誑之言雕俗謂浮偽之俗不遠道里故
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
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
指必聽雖有權與之國不顧而特之權與謂權為親與也定宗廟育男女天

管子

卷二

九

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

右選陳

版法第七

選擇政要。載之於版。以為常法。續按此注多非。當依後版法解自明。

經言七

凡將立事。立經國。正彼天植。謂順天道以種。風雨無

違。君道不虧。則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謂君之賦稅。因其遠近之別。以多少之差。輕重合宜。故可嗣之以常行。嗣續也。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張榜評高時古悟。朱長春評版法典訓簡遂精言也。品貴與形勢相班又在乘馬之上與他篇休

三經。謂上天植。風雨高下也。是三者。既以飭整。故君可以有國也。春通。正植法。天無違。法時得嗣。法地統

這世亦遠晚周先秦著書經言多此休他近于傳矣乘馬敘事此立訓經志詞事故是兩局

論政版大。凡天其經也。地其紀。喜無以賞。怒無以殺。也時其運也。總而成制曰三經。春通。張憲建極。無過福威賞刑。勸之。利以誘善。董之。確以革邪。兩者帝王所不能外也。此所謂天植也。風雨以神之。遠近高下以宜之。協其宜。民不疑。神其權。民自遷。故總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殺賞之不正。喜怒移之也。植而不移。道在因。喜以賞。怒以殺。怒乃起。因在固。雨列而正。君乃有國。

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有外叛之心也。外之有徒。禍乃

始。牙。徒。謂黨與也。外叛者有黨。與。禍由是生。故曰始牙。衆之所忿。置不能圖。

能圖。春通。上在喜怒。民怨而心外。外結徒。而背公禍。乃牙。徒與多而衆忿。則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凡人之

不可圖矣。故衆怒難犯。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凡人之情。靡不

有初。鮮克有廢。所惡必計其所窮。蜂蠆有毒。故必計其所窮。知困獸猶

終。故須觀之。廢所惡。必計其所窮。其所窮。知困獸猶

朱養和評。觀終計窮。方能賞罰。不以喜怒始為植固。

十

象法無親地之資生無所親私於日月日月無私耀也佐於四時賞

以春秋刑悅將悅於下在於施無令有續按當在作悅衆在愛施解作謀在愛施脫施有衆字註以有字屬上句非

遠蓋言能廢私然後有衆也在衆在廢私將欲齊衆召修遠者至近則閉禍除怨則禍端塞在除怨除怨則修長在乎任

賢任賢則國祥長高安在乎同利與下同利則高位安

梅士享評此篇言有國者必以賞罰順民心夫民之鄉風鄉以利也民之順教順以賢也賢可取用取以身也天地無私親以日月四時佐其化人君無私德以高賢大良輔其治賢人者體君意修法令以導利于民間則下無怨故終之以修長在任賢高安在同利而法為世憲矣

管子卷第二終 日本 美濃 武欽絲聖謨父校

郭正域評非利則民怨非賢則法私故修長高安各在

唐皆川淇園先生閱 竹紙小本 清雅園藏

此編八唐宋明ノ諸名家ヨリ旁ラ閨里閨閣ノ詩句ニ及ブ迄ニソノ韻ヲ押スルノ妥帖ニ對テ作スノ雅馴ニシテ作家ノ準的トナスベキモノヲ選ビ摺披シテ幾ンド尽セリ特ニ當ニ後進ノ者ノ詩ヲ作ルニ便ニスルノニ非ズ或ハ勝境ニ遇テ景物ヲ詠ジ或ハ盛宴ニ遇テ真致ヲ叙シソノ卒暴ニ思フ構フノ時ニ當テハ名人達者トイヘドモ資ヲ此編ニ借ガル能ク豈裨益益ト云ハンヤ冀ハ四方ノ君子各一快ヲ得テ良辰美景花晨月夕トニ手親ラ此ヲ隨ハ沈韻ヲ懷ニスルニ優レル何ソ當ニ千萬ノミナランヤ

寬政庚申初夏新鐫 尚文館坂屋嘉七 發兌

皇都書坊 三條通麩屋町東二八

